

鍾華編著

由昆明學潮說到青年運動

正論社印行

由昆明學潮說到青年運動

鍾華編著

正論社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出版

由昆明學潮說到青年運動

每冊實價國幣一百二十四元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版權所有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月初版

發行者

正

論

社

印行者

正

論

社

印

行

編著者

鍾

華

「一個政黨必須維護青年心靈的純潔，以及青年運動的莊嚴，不能使政黨的利益，超越青年的利益，亦即國家的利益；尤其不得拿青年運動，作為政治鬥爭的賭注，使青年運動變質。」（摘自和平日報社論）這幾句話，是每個政黨對青年運動應抱的觀念和原則，亦即本書欲闡的論旨。

這本小冊子，動筆於昆明學潮擴大的時候，而脫稿於學潮平息，政治協商會議和諧的空氣中，把學潮看作祇是一時事件的，似乎這裏所寫的，已是明日黃花；但青年運動是關係永久國脈的，這裏面有幾句語重心長的話，似乎千載如一日，沒有什麼一定的時間性，所以我們仍然要讓它出版，與我們的青年學子相見。

本書是社會公言，而非私人著述，所以筆者于徵集資料時，以秉昔人言公之義，對於可用的資料，或即逕將原文，或振筆直書，或因行文方便，略事改作，關於這一點，尙

由昆明學潮說到青年運動目錄

前言

- 一 昆明學潮的釀成
- 二 由學潮到慘案
- 三 聯大校長公開發訊之一幕
- 四 政府處理昆明學潮的消息一束
- 五 糾正幾個錯誤的觀念
- 六 由昆明學潮說到青年運動

一 昆明學潮的釀成

青年是富於理想的，是要求進步的，因為富於理想，故最易不滿現實，因為要求進步，故勇於推翻現實。既不讓中華民族淪為國奴，不讓一盤散沙，不讓中華民族淪為國奴，抗戰八年，這一代的中國青年，在艱苦中成長，在艱苦中受教，看這些；國家的國恥，千瘡百孔，無一處不表現着嚴重的病態；看這些；乃至於他們每日身臨目覩的學校行政，以及自己的日常生活，在在都使他們感到不滿，悠長的戰爭歲月，原已影響了他們的身心健康。

抗戰勝利了，在撥開血腥的一幕後，誰都伸着手在期待着勝利的幸福，可是跟着勝利而來的，却依舊是一個漫天烽火，復員無期，交通路線之日在破壞中，使流亡八年的義民，顛顛於道路，內亂的軍隊，在擴張中，使子遺僅存的壯丁，又被迫而充飯灰，為爭取私利而不惜殘民以逞的武裝集團——中國共產黨，製造了兵禍還不夠，又決黃河之隄，以造水劫，「三平一空」的政策，腳腳所至，閭舍為墟；國家的劫運，糜爛到現

由昆明學潮說到青年運動

有的狀況，似乎比在敵寇的鐵蹄下，更是火熱水深，使我們的青年在勝利後，不得不繼續戰時一樣的艱苦生活，不得不接受戰時一樣設備簡陋的教育，他們的理想，愈感渺茫，因之對於現實，愈感困惑，由失望而轉為悲觀，由悲觀而轉為疾惡，這是一貫的心理趨向，野心家一方鑄造了損傷國家命脈的現局，同時也撒下了煩苦今日青年心理的病菌。

他們不獨摧傷青年，還要利用青年，去歲十一月廿一日新華日報正式發出：「罷課，罷工，罷市，罷戰，罷稅」的號召，便是鮮明的煽動青年的引火線，他們號召學潮的口號是「反內戰」，策動學潮的技術是「以罷課反內戰」，這些漂亮的口號，被他們機巧的運用着，所以許多憧憬和平，痛恨戰亂，要求進步，傷心國事的青年，激於愛國家愛民族的赤誠，便不知不覺的中了他們的圈套，憑着一股熱情，附和了他們所號召的罷課運動。

所以我們敢說：醞釀昆明學潮的發酵菌，是野心家給撒佈的；爆發昆明學潮的引火

線，也是野心家給點上的。

由昆明學潮說到青年運動

由昆明學潮說到青年運動

二 由學潮到慘案

昆明的罷課風潮是去年十一月廿六日發生的，部份學生撐支着這個潮頭，組織了一個「罷課委員會」；但另一部份頭腦比較冷靜的愛國青年，洞悉野心家存心替政府搗亂的陰謀，認為罷課的結果，祇是揚湯止沸，火上加油，不但不能制止內戰，反而足以擴大內亂，他們爲了愛護全校同學和自己的學業，乃羣起組織「反罷課委員會」，與「罷課委員會」相對號召，馬上對於學潮，發生了很大的安定作用，再加上教育部代表和學校當局，諄諄勸導，到二十九日，已有十之八九復課，罷課風潮，大體已告平息，一般人士，方深引爲慶幸，想不到三十日那天，第二軍官總隊學員一隊，經過聯大時，突遭少數學生叫罵侮辱，並以泥塊瓦石投擲，遂致互相毆打，各有十餘人受傷，十二月一日，第二軍官總隊學員，因無故受辱，憤憤不平，又向聯大師範學院質問，在雙方衝突鬥毆激烈之際，忽有不逞之徒混入，用手榴彈向學生們投擲，以致有十三人受傷，重傷的四人

三 聯大慘案公開審訊之一幕

聯大師範學院手榴彈案發生後，學生憤慨，自不待言，社會人士，亦甚矚目此事。重視青年，愛護青年的政府，更是憂惶萬端，對於投彈兇手，偵捕惟恐不急，結果第二天，在昆明去曲靖的車站上，發現嫌疑犯陳奇達劉友治一名，便衣隊當即將其拘捕，送政府開庭嚴訊，茲將該案公開審訊的一幕列后：

軍法官先訊陳奇達的籍貫，年齡，職業：

「答」：原名陳東生，卅八歲，湖南衡陽人，曾任副營長，自今年二月編餘，即在昆明做小生意。

「問」：十二月一日你到聯大師範學院幹甚麼？

「答」：那天我經過大西門時，因為人多，去看熱鬧。

「問」：你為什麼丟手榴彈？

由昆明學潮說到青年運動

「答」：

根本沒有。

「問」：

已有人親眼看見你丟的，你要講實話。

「答」：

不是我自己動意丟的，有一個二十多歲的人，和我在茶館內，時常喝茶，我在

吃茶時發牢騷，他跑來同我講朋友，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對我說：「你們幹國民黨的部隊，本來就沒有意義，他們都是軍閥，當然白替他們幹」。他說：「我現在要你作一件事，又有財，又可以作官」，約定三十日晚，在北門外蓮花池公路邊見面，當晚他給我三萬元，並答應可以介紹我去作支隊司令，祇要我服從他的指揮。當時約定十二月一日上午九時在北門外會面，該日我應約前往，他帶我走到西門外師範學院，望見門口聚集了許多人，他說：「這就是你服從我做事的時候了」。就交我兩顆手榴彈，要我向那邊人羣中投擲，我接了後，他就走開了，這時我在路上徘徊，恰巧有個熟識的朋友劉友滔來了，他和我是一樣境况的人，我就叫他也投一枚，並答應給他一萬元。

「問」：你所說茶館裏認識的這個人，住在什麼地方？叫什麼名字？

「答」：他沒有告訴我他的住址，他說他叫姜凱。

「問」：他給你手榴彈時，還有什麼話對你講嗎？

「答」：他同我約定當晚在翠湖見。

「問」：你是怎樣丟的手榴彈？

「答」：那時我看見有四五十人，擁進師範學院，我就同劉友治一路跟進去，看見有人撕標語，打標語牌，裏面吵起來，很多人向外面跑，後面很多學生追，並用石子泥塊亂打，我認為時機已至，忙丟了一個手榴彈，我就跑了，沒跑幾步，

又聽到響了一聲，大概是劉友治丟的。

「問」：你和劉友治怎樣認識的？

「答」：在路上跑生意認識的。

「問」：你丟完手榴彈，又去翠湖會過姜凱沒有？

由昆明學潮說到青年運動

由昆明學潮說到青年運動

10

「答」……去過的，但是他沒有來。

「問」……你在什麼地方被捕的？

「答」……因為沒有見着姜凱，我就想到曲靖去，第二天我到車站，又碰到劉友治，他向我要錢，我因為身上沒有好多錢了，祇給他幾千元，他不願意，就同我吵起來，被便衣隊發覺了，一起在車站被捕。

軍法官繼訊劉友治：

「答」……三十二歲，浙江浦江人，曾任貴州保安處副官，去年十一月離職後，作小生意。

「問」……你住在什麼地方？

「答」……我長跑曲靖雷益，沒有一定住址。

「問」……你和陳奇達怎樣認識的？

「答」……跑生意時，在路上認識的。

「問」……十二月一日，你同誰到師範學院去？

「答」：我出去玩，在大西門外遇到陳奇達，他對我說：「你現在也沒有錢，我要你幫忙我作一件事，那邊學生正在衝突，你幫我丟一個手榴彈，送一萬元給你作報酬」

「問」：你什麼時候丟的？

「答」：我聽到響了一聲之後，我就丟了。

上面這一段公開審訊的事實：證明了共產黨，不但誘惑青年，愚弄青年，而且更進一步的收買暴徒，屠殺了青年。